

考古发现视域下古代丝绸之路的物质交流实证

阿布日胡

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，内蒙古呼和浩特，010022；

摘要：古代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要通道，物质交流是其核心功能之一，而考古发现为还原这一交流过程提供了直接、可靠的实物依据。本文以考古发现为核心视角，先梳理古代丝绸之路物质交流实证的核心范畴，明确不同类型物质遗存的考古价值；再分析考古发现揭示的物质交流关键特征，展现交流的广度与深度；最后阐述这些实证对认知古代丝绸之路文明意义的价值，为理解东西方文明互动提供实物支撑。

关键词：考古发现；古代丝绸之路；物质交流；文明互动；物质遗存

DOI：10.64216/3080-1486.26.01.097

引言

古代丝绸之路，越过山川，跨过大海，把东西方不同地方的文明连了起来。在很长的历史里，它一直推动各种东西在沿线各地流动、传开，慢慢融合在一起。这种物质的交流，不只是写在古书里。更多时候，它们变成了器物、作物、原料等实实在在的东西，埋在地下，成了考古挖掘的重要目标。现在，沿着丝绸之路的考古工作一直在做，而且越来越深入。和物质交流有关的东西，不断被挖出来。这些实物，能打破古书记录的限制，清楚地让人看到，当时交流的东西有哪些、走了哪些路、又是怎么融合的。从考古发现这个角度来看，靠着挖出来的东西，整理出古代丝绸之路物质交流的证据，能还原出东西流动的真实样子，还能让人更明白丝绸之路在文明互通里的重要作用，为了解古代东西方互动的历史，提供关键的帮助。

1 古代丝绸之路物质交流实证的核心范畴

考古挖出来的东西，告诉我们古代丝绸之路的物质交流，涉及很多领域。按这些东西的属性和用途，可以分成手工业制品、农业物产、矿产原料三大类。每一类里的遗存，都能清楚看出对应东西在沿线交流的路线。

1.1 手工业制品：体现工艺技术的跨地域传播

手工业制品，是古代丝绸之路物质交流里最有代表性的证据。它包括陶瓷、纺织、金属器物等，这些挖出来的东西，能直接看出工艺技术在不同地方之间的传播。在陶瓷类的遗存里，有很多带着不同地方特色的陶瓷，在丝绸之路沿线的遗址里被发现。这些陶瓷有自己的特点，比如特殊的胎质、釉色、花纹和形状。通过这些特点，能清楚找到它们的原产地，还能知道它们从原产地

出发，沿着丝绸之路传到其他地方的方向，从而还原出陶瓷从生产中心扩散到沿线各地的过程。在纺织类的遗存里，有一些织物和纺织工具，这些织物用了某个地方独有的工艺，工具包括纺轮、织机零件、染料等。不同地方的纺织工艺不一样，比如织法、花纹设计、染料配方都有差别，这些差别会清楚地显现在织物上。通过分析这些织物的工艺，对比这些纺织工具的类型，能确定纺织技术和纺织成品，不是只往一个方向传，而是在东西方之间互相传播。不同地方的铸造技术不一样，比如铸造方法、金属搭配比例、花纹的题材和做法都有区别，这些区别成了判断器物产地和传播路线的重要依据。通过研究这些金属器物的铸造风格和花纹，检测它们的金属成分，能准确找出古代金属铸造技术在沿线传播的路线。再结合这些器物出土的遗址类型，比如是都城遗址还是港口遗址，以及它们埋在地下的环境，还能分析出这些金属器物在沿线贸易和文化交流里起到的作用，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古代丝绸之路的物质交流和文化互动，有更丰富的了解。

1.2 农业物产：反映生产资源的跨区域共享

农业物产的交流，是古代丝绸之路物质交流里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它的交流规模和影响范围，直接关系到沿线地方农业的发展，还有当地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。和农业物产交流有关的考古证据，主要是各种作物的种子、果实，还有适合特定作物种植的农具。这些挖出来的东西，能直接让人看到古代农业生产资源在沿线不同地方共享的情况，为研究古代农业技术传播、农业生产结构调整，提供关键的实物证据。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很多考古遗址里，比如居住遗址的地窖、古代墓葬里的随葬品，还有人们生活后留下的堆积层里，考古人员经常能挖到

各种作物的种子和果实。用现代的考古鉴定技术，比如植物考古鉴定、碳十四测年，能准确判断出这些作物的种类，还能找到它们最初的原产地。如果鉴定后发现，某个遗址里挖出来的作物，原产地不是这个遗址所在的地方，而且原产地和遗址所在地都在丝绸之路沿线，那就能确定，这些作物是通过丝绸之路，从原产地传到这个遗址所在的地方的。把不同遗址里挖出来的同类作物，按它们的年代和分布整理一下，就能完整还原出这类作物从原产地出发，沿着丝绸之路，一步步传到沿线其他地方的过程，清楚看到古代农业作物交流的路线。这些适合外来作物的农具，能直接证明外来作物传到后，当地的农业生产方式做了调整，比如改变耕作方法、优化种植步骤。把这些农具和外来作物的遗存结合起来研究，能清楚看出农业物产交流对沿线农业发展的影响，比如增加了农作物的种类，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，也能看出农业物产交流在丝绸之路物质交流里的重要价值。

1.3 矿产原料：印证基础物资的跨地域流通

在古代的生产里，矿产原料是很重要的基础物资，不管是手工业生产，比如铸造金属器物、烧制陶瓷、雕琢玉器，还是制造生产工具，都离不开它。矿产原料的供应和流通，直接决定了古代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和生产规模。所以，矿产原料在不同地方之间的流通，是古代丝绸之路物质交流里很关键的支撑，它流通的范围和稳定性程度，为沿线地方手工业发展和生产活动的开展，提供了重要保障。和矿产原料流通有关的考古证据，主要是没加工过的矿石，还有经过初步处理、但没做成成品的矿料，这些东西能直接证明古代矿产原料在不同地方之间的流通。对于丝绸之路沿线遗址里挖出来的矿料，包括矿石和半加工矿料，考古人员能用现代的科学检测技术，比如成分分析、同位素检测，准确检测出矿料的化学组成和矿物结构。然后，把这些特征和已经知道的古代矿源产地，比如矿山遗址里的矿料特征对比。如果对比后发现，某个遗址里的矿料，和某个矿源产地的矿料特征完全一样，而且这个矿源产地和遗址不在同一个地方，两地又都在丝绸之路沿线，当时的交通条件也能让矿料流通，那就可以确定，这个遗址里的矿料，是从那个矿源产地出发，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这里的。用这种方法，能准确判断出各种矿产原料的流通方向和范围，还原出古代矿产原料跨地域流通的基本情况。矿料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，比如去掉杂质、塑形、切割，变成半加工矿料后，要么继续沿着丝绸之路传到其他地方，要

么就在当地的手工业作坊里，进一步加工成成品。把这些加工工具、废料和矿料遗存放在一起研究，能完整看出古代矿产原料的整个流程：从矿源产地开采出来，沿着丝绸之路传到其他地方，中途还在某个站点进行初步加工，这样也能让人更清楚古代丝绸之路基础物资交流的规律和特点。

2 考古发现揭示的物质交流关键特征

靠挖出来的各类物质遗存，能清楚整理出古代丝绸之路物质交流的关键特征。这些特征，既说明交流的基本规律，也体现丝绸之路物质流动的独特性，主要有双向性、层次性、融合性三个方面。

2.1 交流方向：呈现“东西方双向互通”特征

考古发现证明，古代丝绸之路的物质交流，不是只往一个方向送，也不是只从一个方向收，而是东西方互相流通。一方面，东方特有的手工业制品、农业物产，走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，传到西方。这些东西在西方沿线的遗址里常被发现，能证明东方的东西传到了西方。另一方面，西方的特色器物、作物和矿料，也走同一条路，传到东方。这些东西在东方沿线的遗址里留下痕迹，同样能证明西方的东西传到了东方。

2.2 交流层级：展现“核心与辐射递进”特征

古代丝绸之路的物质交流，不是在沿线所有地方都一样多，而是有明显的层级，也就是“核心与辐射递进”的特点。这一点，能从不同地方遗址里出土的物质遗存数量、种类差异看出来。沿线的重要都城、港口、商贸中心遗址，挖出来的外来物质种类多、数量多，这些遗址就是物质交流的“核心节点”，负责把物质集中起来，再送到其他地方。围绕这些核心节点的中小型遗址，比如小村落、小驿站，挖出来的外来物质种类少、数量少，而且大多来自附近的核心节点，这些地方就是物质交流的“辐射区域”。

2.3 交流结果：凸显“物质与文化融合”特征

考古发现说明，古代丝绸之路的物质交流，不只是把东西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，还会跟着物质流动，让不同文化互相融合，形成“物质与文化融合”的特点。改造后的东西，既有原来地方的特色，又有本地的风格，比如带东方釉色、西方花纹的陶瓷。这些东西的出土，能证明外来物质和本地文化融在了一起。第二类是反映生活、生产变化的遗存。外来东西传到后，会改变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。比如外来作物传到后，当地

人饮食会变，遗址里和这些作物加工有关的锅、碗，就是证据；外来手艺传到后，当地生产方式会变，遗址里适配这种手艺的工具，也是证据。

3 物质交流实证的文明认知价值

考古挖出来的古代丝绸之路物质交流证据，不只是还原了物质流动的历史，还对了解古代文明有重要价值，能帮人理解古代东西方文明怎么互动、沿线地方怎么发展，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价值。

3.1 填补文献空白，还原交流历史真实面貌

古代文献记录丝绸之路物质交流，大多只写贵重器物、大宗商品，而且写得简单，还只局限在自己所在的地方，没法完整展现交流的全部情况。考古挖出来的物质遗存，种类很全，从贵重东西到普通矿料、从成品到原料都有，而且在沿线很多地方都有发现，能补上文献没写的内容。同时，这些实物不受作者主观想法影响，能客观说明交流的种类、路线和规模，让历史面貌更真实、完整。

3.2 印证文明互动，凸显丝绸之路核心作用

物质交流是文明互动的重要载体，考古挖出来的物质遗存，其实就是东西方文明互动的“实物痕迹”。外来物质在对方遗址出土，能直接证明东西方文明在物质上互相接触；而且物质交流时，手艺会传、生活习惯会变，这些也能通过遗存看出来，说明文明在技术、文化上深度互动。这些都能说明，丝绸之路不只是运东西的路，更是让东西方文明互相认识、互相学习、互相融合的重要纽带，凸显了它的关键作用。

3.3 反映地域发展，揭示物质交流深远影响

古代丝绸之路的物质交流，对沿线地方的经济、生产影响很大，这些影响能通过遗存看出来。外来作物传到后，丰富了当地作物种类，推动农业种植结构改变；外来手艺和原料传到后，和本地手艺融合，催生新的手工业品类，提升生产水平；物质交流带动商贸活动，让都城、港口等节点兴起，推动地方经济繁荣。

4 考古发现视域下古代丝绸之路的物质交流实证

考古发掘的各类遗存，为古代丝绸之路的物质交流提供了直接实证，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双向互鉴。

4.1 陆上丝路沿线

货币与奢侈品的流通痕迹清晰可辨。洛阳安菩夫妇墓出土的东罗马福克斯皇帝铸币，铸造于公元602—610年，是隋唐时期中西交通的重要物证。新疆乌恰、青海西宁等地发现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，部分被窖藏或作为佛教供奉物，证明其曾在西北丝路作为货币流通。辽宁北燕冯素弗墓的鸭形玻璃水注，以古罗马自由吹制工艺制成，淡绿造型生动，见证了西方玻璃技艺的东传。

4.2 海上丝路的实物遗存同样丰富

广西合浦汉墓群出土的东汉波斯陶壶，是中国目前唯一一件该时期的波斯陶壶，印证了汉与波斯帝国的直接往来。墓中还发现地中海产钠钙玻璃碗，经印度转口传入，其仿玛瑙工艺在当时价值连城。此外，合浦出土的深蓝玻璃杯、古希腊风格黄金串饰，以及斯里兰卡琥珀松石等，尽显海上贸易的繁盛。

4.3 物质交流并非单向

汉代漆器经合浦港远销朝鲜、越南，成为出口主打商品。同时，西域的胡萝卜、葡萄、石榴等作物经丝路传入，丰富了中国的物产种类。这些跨越山海的实物遗存，勾勒出古代丝绸之路物质互通的鲜活图景。

5 结语

考古发现为古代丝绸之路物质交流提供了最直接、最客观的实证支撑，从手工业制品、农业物产到矿产原料，各类物质遗存清晰还原了物质交流的核心范畴；而双向性、层次性与融合性的特征，进一步揭示了物质交流的内在规律。这些实证不仅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，还原了古代丝绸之路物质流动的真实面貌，更印证了丝绸之路在东西方文明互动中的核心作用，以及对沿线地域发展的深远影响。未来，随着沿线考古工作的持续深入，更多与物质交流相关的遗存将不断出土，这些新的实证将进一步丰富对古代丝绸之路物质交流的认知，助力更全面、深入地理解这一古老通道的历史价值，为当代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历史借鉴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王建新. 丝绸之路考古的实践与思考 [J]. 新丝路学刊, 2021(3): 1-16.
- [2] 葛承雍. 天马与骆驼——汉代丝绸之路标识符号的新释 [J]. 故宫博物院院刊, 2018(01)